

符号学视阈下的施佩特 ——纪念施佩特诞辰 140 周年

王永祥

DOI:10.16238/j.cnki.rla.2019.01.016

在符号学发展过程中,古斯塔夫·古斯塔维奇·施佩特(Gustav Gustavovich Shpet, 1879-1937)是相较于巴赫金、雅各布森等还要更早对俄苏符号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施佩特是俄罗斯哲学家、心理学家、艺术理论家和精通 17 种语言的翻译家,是胡塞尔现象学的追随者。其研究涉及哲学、现象学、阐释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领域。在施佩特诞辰 140 周年之际,本栏目刊出三篇文章,从符号学视阈探讨施佩特的思想。

在第一篇文章中,赵爱国基于对俄罗斯符号学百年历史的研究,探讨了施佩特的“阐释符号学”思想。赵爱国指出,阐释符号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是现象学哲学与阐释学相结合的产物,其研究对象和视阈颇具俄罗斯特色,从而为俄罗斯符号学研究中“文化—历史主义范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赵爱国从话语符号、词语符号、文化符号、语境符号、象征符号和整体性符号等方面对施佩特阐释符号学思想的意义和特点做了评述,为人们对其后俄罗斯符号学,尤其是雅各布森和洛特曼符号学思想的理解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第二篇文章中,贾洪伟则从翻译符号学视角对施佩特符号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贾洪伟认为,施佩特将现象学、诠释学和洪堡特语言观引入俄罗斯符号学,助推了俄罗斯符号学的研究和发展。贾洪伟首先对施

佩特的符号学思想渊源进行了追溯,指出施佩特是胡塞尔、洪堡特和黑格尔哲学思想的重要阐释者,也是俄国 20 世纪初文学文化理论新兴趋向的一位积极论辩者,更是一位推动俄国和前苏联人文社会科学体制变革的重要学者。在此基础上,贾洪伟对施佩特符号学思想进行了梳理,以翻译符号学有关符号分类和符号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符指现象为依据,批判地分析了施佩特的符号学思想。

在第三篇文章中,朱有义从哲学高度探析了施佩特的符号学思想。作为哲学家,施佩特师从胡塞尔。而胡塞尔是从主体性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过渡的关键性人物。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认识论哲学,亦即主体性哲学;胡塞尔则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是一种孤独的思,这种孤独的思无法接近世界的本真,因此需要“我们思”,这就是胡塞尔的主体间性哲学。朱有义梳理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哲学发展之路,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施佩特如何批判地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朱有义指出:通过理解“他者”所呈现之符号,将“他者”建构成另一社会存在,此乃施佩特之主体间性方法。它贯穿诠释“他者”所呈现之符号意义全过程。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